

当代小说文库 + DANGDAI XIAOSHUO WENKU

张
贤
亮

我的菩提树

87384

I247.5

6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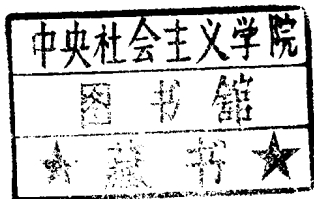
当代小说文库 + DANGDAI XIAOSHUO WENKU

张贤亮

我的菩提树



200091435



作家出版社

北京·1994

京新登字第 186 号

我的菩提树

作者：张贤亮

责任编辑：水舟

责任校对：彭卓民

装帧设计：张晓光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 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14 千

印张：9.75

插页：8

印数：0001—21,000册

版次：1994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0757-X/I·756

定价：9.9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出版说明

《当代小说文库》是作家出版社向文艺界和广大读者推出的一套高水平的文学创作丛书。它的重点是当代作家的长篇力作。

《当代小说文库》以卓有成就的著名作家为主要撰稿人，并寄希望于不断崛起的文学新人。

《当代小说文库》力争在题材、风格、表现手法等各方面展示我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最新成就和发展趋向。

文学小传

张贤亮，江苏盱眙县人。1936年12月生于南京。中学时代开始写作并发表诗歌。1957年前发表了60余首诗歌，后因长诗《大风歌》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平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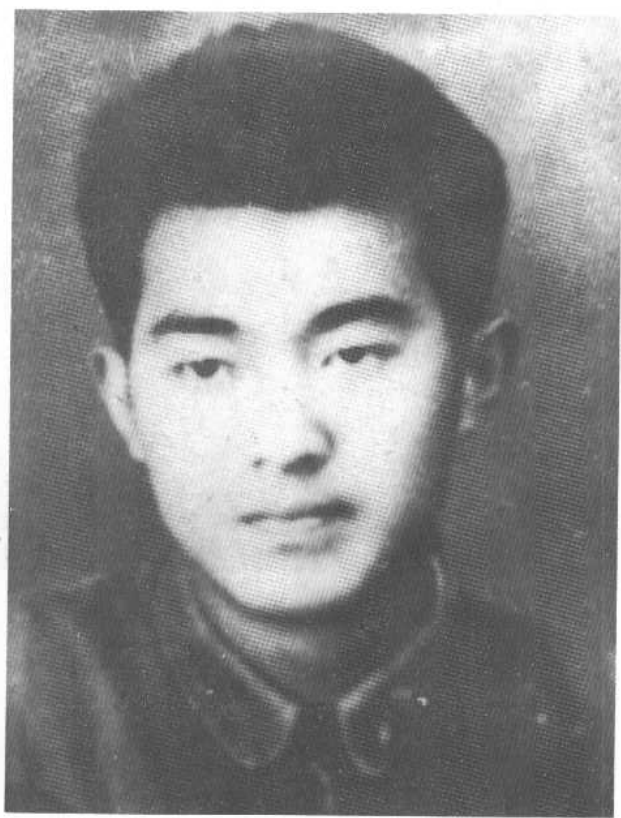
辍笔20余年后重新创作，著有《灵与肉》、《肖尔布拉克》、《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等长、中、短篇小说多部，多次荣获全国性小说奖，并被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

现为宁夏文联主席兼作协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艺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宁夏商业快讯社董事长，华夏西部影视有限公司董事长，辉煌生物化学制品公司董事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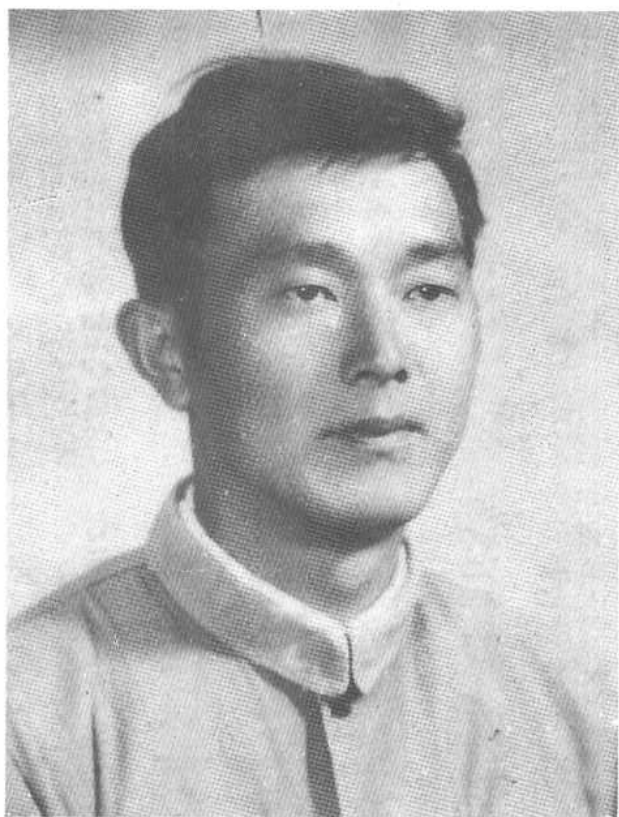


張賢亮

1993年11月摄于耶路撒冷各各他耶稣被钉死之地。身后的石板是耶稣从十字架上放下来、信徒为他擦洗尸体的石板。



摄于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



摄于1969年第二次劳改释放后。

7月21日 在十一农渠间打要卡

7月22日 下雨休息 上午整理田的

材料 下午接董统一 父母来 弄

芒相(胡俊才)三封杖 晚侯料花报

7月23日 三农渠 割草 晚吕于3时3

7月24日 十一农渠间 料要卡

7月25日 十一农渠间 料要卡

7月26日 十一农渠间 料要卡

7月27日 十一农渠间 料要卡

7月28日 十一农渠间 料要卡

7月29日 十一农渠间 料要卡

7月30日 十一农渠间 料要卡

今晨 选胡老秋 说血我处 走吞

又病了十多天 竟说这心天 雀雀来

南 播有 (20岁) 飞机撒药 埋安

7月29日 十一农渠间 料要卡

7月30日 十一农渠间 料要卡

7月31日 十一农渠间 料要卡

7月31日 十一农渠间 料要卡

7月31日 十一农渠间 料要卡

7月31日 十一农渠间 料要卡

7月31日 十一农渠间 料要卡

7月31日 十一农渠间 料要卡

7月31日 十一农渠间 料要卡

作者手迹

上 部

DR04/10

公元一九六〇年

7月11日基建运土坯。

注释：

我不知道为什么从这天开始记日记。这一天，在“改造”我的农场里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从我1958年5月18日投入这个劳改农场以来，到今天已经过了七百多天。我已经完全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好像我一生下来从小到大都过着这样的生活似的。锋利的刀已将我拦腰斩断，又把我有意识的这一部分抛到荒郊野外。我不知道我的另一部分在哪里和我是不是曾经完整过。当狠狠地砸在地上时，唯独疼痛的感觉是真实的。但疼痛了七百多天后人就麻木了，我不再感到疼痛而只感到饥饿。

如果没有这本薄薄的日记本，我就会怀疑那一段生活是否真实。人，其实是健忘的。不管是快乐或者痛苦，人总是面对此时此刻。但世界和人的现在是过去的结果，未来的世界和人又是现在的结果；历史和人的生命都不会白白地、毫无痕迹地

消失。

然而，现在有许多人仍然不仅不敢面对现实，而且不敢面对过去，我就觉得应该将这本真实的日记公之于世，并且要详加注释了。

且说这天晚上我翻开刚刚从小卖部买来的日记本，想在上面写点什么的时候，我最感兴趣的不过是我手中的这支钢笔。为什么要记日记，也许就是因为我还拥有这支钢笔。钢笔这类东西，在劳改农场是换不出去的，即使是一小撮旱烟，一小块饼子，也没有人愿意拿出来换它。在劳改农场，一样东西的交换价值完全要看它是否有助于生存，与生存毫无关系的东西便毫无价值。除了钢笔，其余多少有利于生存的东西，我已经换了食物吃掉了。这时对我来说，能够保存一具纯粹生理意义上的“活”的躯体，才是最最重要的。如果人不怕冷，像猴子一样光着身子也能“活”，我会把裤衩都脱下来换了吃掉。

这是支外国名牌钢笔，在一堆破破烂烂的东西中闪闪发光。我握着它，它仿佛本身就有着温度。这温度暖人心肺。它提醒我，我还曾经生活在另外一种世界。有时，那个世界也会在我脑海中出现，但是显现得极为虚无缥缈，并且徒然引起我莫名的忧郁。而钢笔却指点我还能利用在那个世界中获得的一种技能在这个世界做些什么。在一切求生的办法都用尽了之后，它就对我发出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引诱。

这支闪亮的钢笔与周围的现实是那么不协调，但它却是我与另一个世界的唯一的物质联系。它闪亮的光也许是我的一线希望？

这本日记是我利用钢笔作为一种求生的手段的空隙中间记的。而记日记的时候我首先想的并不是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和我

今天有什么想法值得记下来，却是我在日记本上千万不能记下哪些事和哪些想法。我们当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不允许任何人有个人隐私。任何人的任何隐私都要向党“交代”。出来，包括个人的日记在内。领导根据人们交代出来的隐私的隐密程度来测定每个人对党忠诚的程度。领导认为只有那些把最不可告人的隐私都交代出来的人才是最忠诚的。有的人为了表示自己极端忠诚，绝对忠诚，甚至虚构出许多自己原来并没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而恰恰是这样一些人最终受到处罚，被投入劳动改造。在众多的“思想犯”中，因为主动交出的日记上有某些字句被领导发现问题的人，占很大比例。

于是，经验使人们学会了虚伪。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不断地卷入更多的人，这种经验便普遍化了，以至虚伪几乎成了中国人的共同习惯。这种习惯不仅贯穿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而且影响了当时和后来整个中国的道德文化和文学艺术。

书写出的文字既然会使自己的“反动思想”暴露，当然也能用来粉饰自己。经验又教会了人们怎样利用各种各样的书面文字向领导或他人婉转地传递某种有利于自己的信息。这是虚伪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日记，则可成为不是为自己而写却是为向别人宣传自己而写的宣传品。在六十年代的中国，人们经常可以看到烈士们和活着的英雄们的日记，这些日记中充满着他们的“崇高精神”的“先进思想”，而被领导指定为人们必读的学习材料。从表面上看，写日记的人似乎是独自一人面对自己的心灵坦率地记录个人的心迹，实际上却是早就准备着向读者娓娓而谈。

我并不想成为烈士或英雄，但也不想因为日记而受到更大的磨难。我只是为了写而写。既然要写，则既要处处防备这本

日记将会落入他人之手，又要预先想到一旦落入他人之手后自己怎样解释，如何为它“负责”。这样，这本日记当然只能记得像一本流水帐。后来，果不出我所料，这本日记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就被我就业的农场的领导人所没收。他们仔细地检查后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这本日记并没有成为当时处罚我的又一个证据，才让我和我的日记一起留在这个世界上。

现在，这本像流水帐一样的日记的确增加了我注释它的难度。北魏时代的酈道元注《水经》，花了多年时间跋山涉水，探微究疑，考异辨难，最后才写成了著名的《水经注》。但在记忆中挖掘并不比考证大量的典籍容易。那一段生活又如梦、如雾一般地模糊。我要忠实地再现当时的现实，不但需要心灵和此时此刻的现实分离，以便使自己完全沉浸在往事里，而且要再一次地受到往事的折磨。在注释一份历史文件时居然在心、身两方面都会受到摧残，是任何注释家不会遇到的。然而我仍然庆幸我那时没有把日记记得更为详细些。因为，如果我在这本日记里再多吐露一个字，我现在便不会安然地在这里注释它，这本日记也就归入了死刑犯的档案而早被销毁了。

事实上，1970年这本日记被没收后，检查者已经在上面划下了质疑的记号，只是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没有质问我。划记号的地方，我也如实标出。不过仅有两处，可见得我这本日记写的多么“干净”。

1980年，我平反后，这本日记和其他档案一起退还给我。其他档案——表格、自我检查、别人对我的检举揭发等等——按政策规定当着我的面销毁了，我只要求把它交还给我保存。今天，又只剩下它成了我与另一个世界的唯一联系。难道我过的那段生活，我付出了生命中最可贵的青春只得出这样一个结果？

已经发黄的纸张和褪色的笔迹，一一牵动出往事。往事如许，使我不能不相信那的确是我的一段生活。我不想评论那段历史，也不准备用现在能够获得的资料来丰富我的注释，我只想让它原原本本地告诉人们世界和人会降到多么低下的水平，我在那样低下的物质水平和精神水平中人以什么样的状态生存着。

再来说这一天，1960年的7月11日。“基建”，就是盖房子。我们都不知道在肚子都吃不饱的时候，在犯人接二连三死亡的时候为什么劳改农场要这么起劲地盖房子。七月，在西北地区是个农事比较闲散的季节：秋作物正在生长，夏作物已经收割。若干年前，农民们总是利用这个时候休养生息，在柳荫下，在小河边，把自己疲劳的身躯安放在生育他们的土地上。过去的骚人墨客就是从这种画面中看到农民的悠闲和自得，而在失意和受到挫折的时候吟出“归去来兮”的诗篇；农村似乎永远是中国人向往的乐园。可是自农村实行公社化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农民们再也没有一天轻松的日子，我们劳改农场的犯人更不用提了。体力劳动既然是改造人思想的唯一有效手段，那就要像病人服药一样，一天也不能中断。

然而这年的七月真是一个天气非常好的月份。太阳并没有因为饥荒变轻变薄，她依然厚实而丰满。我现在又梦到那没有污染的蓝天，那舒卷自如的白云。是的，我们现在很难见到那种没有污染的天空了。在基建工地上，就是在那准备盖房子的一片台地上，可以看到青葱的水稻散发着墨绿色的如缎子般的光泽。不时有燥热的、裹带着庄稼的馨香的风吹来，使疲惫的劳动号子也显得不那么疲惫了。

哥儿们抬起夯啊！哎哎哟啊！

使劲往下夯啊！哎哎哟啊！

不使劲的是王八哟！哎哎哟啊

大家日他娘啊！哎哎哟啊！……

好天气，好月份，会减少人的忧伤和饥饿感，这大概也是我为何会在这个月开始记日记的一个原因。

因为气候好，于是领导上向我们宣布的“由于自然灾害使得农业连年减产，所以要实行‘低标准瓜菜代’”这种说法总不能令人信服。但怀疑尽管怀疑，也不会有一个人去向领导要求解释。大家都做出一副深信不疑的样子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用残余的生命来改造自己。很多年后，我们才知道在那整整的三年中全体中国人为什么都一起陷入饥饿的深渊。所有社会重大事件的真正原因总是向我们宣布得太晚太迟，但这似乎也并没有使我们感到有什么不便，反而会让我们经常有恍然大悟的机会，在回忆那些悲剧时却给予喜剧性的处理。

其实，因为绝大多数劳改犯人原来在各自的单位都像金属部件一样经过了“热处理”，已经获得了适合于劳改的性能，所以来到这个劳改农场几乎都怀着一种幸福感，至少是像瞎子在独木桥上失足却只不过是掉到了既浅且干的河底似的，心情比较踏实了。不管怎么样，总比在“热处理”时被批判斗争好受得多。那时，还以为自己的脚下是万丈深渊呢。所以，还怀疑什么呢？给我们吃多少就多少吧。即使劳改农场不供应伙食，也是领导给我们的恩典。因而，劳动虽然无精打采，劳动号子却既响亮又诙谐。

天气好，活儿也好。所谓盖房子，严格地说来不过是用水